

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後序

蔣復璁

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院所藏文淵閣四庫全書中之罕傳珍本，自五十八年再版初集開始，五十九年着手繼續選印，是後每年出版一集，迄今年之第五集止，王雲五先生已決定將珍本選印工作告一段落。四庫全書之纂修，始事於清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編校竣工，計收書三千四百六十種，凡七萬九千餘卷，裝為三萬六千餘冊。網羅我國古來著作於一編，實為空前之鉅製，東亞學術文化之寶藏。其書先後抄繕七部，分置南北各地。貯於大內者曰文淵閣，貯於圓明園者曰文源閣，貯於盛京瀋陽者曰文溯閣，貯於熱河行宮者曰文津閣，合稱北四閣。置於揚州者曰文匯閣，置於鎮江者曰文宗閣，置於杭州者曰文瀾閣，號稱南三閣。其中之文匯、文宗二閣書，燬於洪楊之亂，文瀾閣亦殘佚逾半，文源閣書則悉燼於英法聯軍之役，僅完者，惟文淵、文溯、文津三閣而已。姑無論清高宗勅令纂修四庫全書之動機若何，而其書為中國文化精英之集成，則學者所共推。然不及百年，竟歷經兩次變故，散佚過半，是以人民國後，學林懲永樂大典淪亡之不可復，而亟圖影印四庫全書，以廣其傳，藉防不虞也。

影印四庫全書之議，始倡於葉恭綽、金梁二氏，于時，法國巴黎大學創設中國學院，欲取材四庫，以課授中國學術，溝通中西文化。民國九年，法國總理班樂衛應邀來華，亦向北洋政府建議印行四庫，獲得贊同，由大總統徐世昌任命朱啟鈞為監印四庫全書總裁，籌備其事，計劃擬就文津閣本原式大小，影印百部，分贈各國。然以需費浩鉅，初欲委之上海商務印書館承辦，而為該館婉辭；繼欲自行設局，終以庫款支絀，影印計劃遂寢於無形。

十三年，商務印書館適逢開館三十週年，思影印四庫全書以為紀念，撰文發起其事，頗獲海內外學者之贊佩與期望。該館以按原式影印需費適鉅，銷售不易，乃計劃據文淵閣本縮印，分為三種裝式，共印四百部，獲政府及清室之同意，允將庫書運滬以利攝照工作。一切籌劃就緒，文淵閣書亦經點驗竣事裝箱，定期起運。突因曹錕辟人李彥青索賄六萬元未遂，阻止庫書裝運出京，而國務院以照原書大小及在京影印為由，函覆商務印書館。此第二次影印計劃終於半途而廢。翌年夏，章士釗長教育部，葉恭綽長交通部，乃又以影印四庫事提出國務會議，經討論決定

，以當時移存於京師圖書館即後來國立北平圖書館之文津閣本，委商務印書館承辦，影印原式大小及縮本兩種版式。前者印三十部，由政府出資，供分藏國內各大圖書館，及贈送各國以宣揚文化之用。後者印行八十部，則由該館定價發售，以廣流傳。協商已定，文津閣本亦悉數裝箱待運，尚未成行，而阻撓四起。未幾江浙戰事發生，交通受阻，旋章氏去職，事遂不可為。次年時局略定，商務印書館雖曾呈文教部，請依前約進行，而繼掌部務者虛與蛇委，文津閣庫書已以開箱歸架公開閱覽矣。遂使此第三次影印計劃功敗於垂成，復歸泡影。

迭經三次，中央政府既無法完成此項偉大之文化事業，以饜學林之望，於是乃有地方政府影印之議起，此即奉天欲予影印文溯閣四庫全書也。文溯閣四庫全書原貯瀋陽故宮清寧宮西，民國三年移存北京清宮保和殿，歸清室內務府保管，與原在大內之文淵、熱河移來之文津鼎足而三。十五年，奉天教育界籌辦圖書館，呈請當局，索回此書，修葺閣庫，貯於原址。十七年秋，東三省長官張學良、楊宇霆等通電海內外，宣稱着手影印文溯四庫。特設奉天文溯閣四庫全書校印館

由楊宇霆主持，奉張學良為總裁，省長翟文選副之，委金梁為坐辦。寄發樣本，擬影印二千部，一時海內外函電訂購者紛紛。然辦法迄計議未定，而楊氏被刺殞命，主持無人。張學良以通電在前，雖未便公然取消其事。然但敷衍因循，致此第四次影印計劃停頓於無形。

影印四庫之計劃歷經四次而迄未能實現者，固其間不乏或因私慾而加阻梗，亦緣其書卷帙過鉅，影印費用高昂。且所需技術工人之召致，國產紙張之生產，皆有不敷之感，故承辦者難其事。影印四庫之主要目的在廣流傳而資保存文化，非在堂皇富麗之觀賞。然四庫所收之書，坊間通行者實居泰半，四庫全帙，究非學子所切需。全書之影印既難成功，乃有倡選印之議者，民國十四年教育部司長高步瀛氏實首發之，並草擬選印書目表，列四庫罕見之書一百七十七種。惟其時正第三次影印計劃垂成之際，其議故未受到重視。繼和其議者則有遼寧鄭衆。鄭氏當奉天計劃影印文溯四庫之時，以其工程鉅大，徒耗物力，無裨實際，乃主張延聘碩學鴻儒，精選其中孤本，委託上海商務印書館來奉攝照，運滬製版印行。殆文溯四庫影印工作，因楊氏被刺後，陷於停頓，坐辦金梁始贊同鄭氏之議，於十九年撰擬孤本選目表，得書三百八十八種，卒以張學良仍無誠意舉辦，選印事亦成畫餅。

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完成北伐，統一全國，奠都南京後，即留意發展文化事業，亦有籌印四庫之議。因其時張學良以影印文溯四庫事通告海內外，並電覆國民政府，略謂籌備已妥，乞以見讓云云，遂緩其事。及九一八事變發生，文溯閣

書輸入日人之手，四庫又少一部，識者憂之，於是影印之議復起。廿二年元月，余奉派籌備國立中央圖書館之設立，即面奉教部朱兼部長顧先先生指示，以籌印四庫為首要工作，乃即命赴北平故宮調查文溯閣四庫全書內容，旋赴滬與商務印書館接洽影印事宜。為期其事早日實現，及應學術界迫切之需，經呈准初步選印其中罕傳之書二百三十一種、一千九百六十冊，名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斯時華北局勢動盪不安，中央為策文物安全計，令將國立故宮博物院等機構所藏文物南遷，陸續運存上海，文溯四庫亦在其中，故珍本攝照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方四庫珍本初集擬籌印之時，亦頗有圖沮其事者。或遍邀津滬學界名流聯銜致書教長，或於報端發表談話，僉謂宜延聘專家組織委員會，從長計議。綜其反對意見，大抵不外以四庫本多經館臣改竄，孤本秘笈，近年頗有發現，應選取以取代四庫本。或應取文淵、天津二本校勘，擇善而從，不可專印文溯四庫等。幸賴王部長雪艇先生極力支持，力排眾議，以諸家之意見雖具價值，但不宜與影印文溯四庫混為一談，可以並行而不悖。故珍本影印工作之進行未遭受其影響而中止也。余乃秉承王雪艇先生之命與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先生通力合作而卒底於成，於二十四年出版竣事，遂未蹈第三次影印計劃之覆轍。

方計劃影印珍本初集之時，經估計四庫中罕傳之書約可選八九百種，原期於初集出版之後，陸續選印。而未久七七抗戰發生，接着匪共興亂，西遷東播，不遑寧處，無力及之。遷來台灣後，經十多年之生聚教訓，社會經濟繁榮，並在政府

推行復興中華文化運動下，學術蓬興，人文蔚起，對於古籍之供應需要日增。五十七年杪，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以珍本初集出版已逾三十年，歷經動亂，存世者已少，乃與本院商洽再版重印。其時監察院委員啓文在院會中提議請政府影印四庫全書，以利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推行，獲得通過，使影印全書事再喧騰報端。行政院將監院議決案頒發本院，命加議覆。余以影印四庫歷經四次未能成爲事實者，厥以卷帙繁富，需費浩大爲主因。民國九年計價影印時之估價，印行百部，即需銀元二、三百萬之鉅，今日則至少非數億元莫能辦。且四庫中如十三經、廿四史、九通、諸子、李杜韓柳歐蘇之集等名著，傳世印本已多，其版本或亦較庫本爲佳，倘再印行，無乃浪費。文淵四庫鏤鈔工緻，裝璜精美，集我國文獻之大成，若在承平，物力富庶，全部影印傳世，插架琳琅，可增裔皇典麗之觀。而今赤焰未滅，大陸未復，目前實無此必要。故呈覆政院，建議仍廣續選印罕傳之珍本，蒙政院核准，與商務印書館繼續合作，於珍本初集重印出版後，廣續二集、三集……之選印工作，由本院選擬書目，雙方協商，自傳世珍罕之本，漸及於台灣尚未編印而流傳較少之書，次第選入印行。總計五集共得書九百六十種、七千九百九十三冊，已超越廿二年選印初集時預估之數。自種數言之，已達全書四分之一，自冊數言之，則略遜之。有此基礎，異日大陸光復後，再繼續印行，庶可配成全帙，乃余所馨香祝禱者也。今選印工作即將告一段落，余欣睹厥成，爰述其事之顛末，以諗世人，或能諒從事者經營之苦心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月